

乎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

黃石公素書序

攝衆信衆令得任卸亦常中律律卸釋常上

虧八

黃石公蓋鎮星降靈昊天長瑞助聖君之德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誠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知機鈴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成功業者也魯巖谷賤士濫窺聖玄言質而既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將來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夫有道德者必有德德者必懷仁既懷其仁必行其義故有道德仁義之君必以禮下

於人是以道德仁義禮五者闕一不可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得不失其由

君不違民利使民遂成其性焉之道理

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欲

○為君之道處其厚不處其薄法於天道不言而信

言而信

仁者人之所親

為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

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惠者賜

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便各得其所謂

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憂及于平常

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

懲奸勸善濟弱扶危謂之義賞善者不以私嫌而廢功罰惡者不以親戚而免誅然後可以成功立事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夫為人君之長晝夜恭勤于禮節乃能化

被于人倫令尊卑有序使非法不行謂之

傳教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

能審乎盛衰者謂之賢人君有道即就明

其盛也君無道即隱明乎衰也通乎成敗

者君有道能匡君之美君無道終不同其醜而故為惡也雖居敗世而不亡身故云通

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君有道則理可就而成之君無道則亂可

捨而去之故曰去就之理也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潛者隱也賢人君子混于世非過明君而

不顯其道故曰待其時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君臣道合能建立事功華夷歸德自然位

極人臣若非道而處雖得之不久也

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世之功

機者謀也夫人藏機于心如弩之有關也

若審其物而發則物無不中乘其時而動

即物無不成故弩不可虛發機不可亂施

弩虛發即狂機亂施即敗惟得時而動得

機而發則如神而成功也

如其不過沒身而已

沒者隱也言君臣道不相合不可以贊則

隱之于世身不可妄任身不仕無禍及也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垂于後世謂之聖人

言行此道者皆履于高貴名播後代是以

謂之聖人

正道如生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不顧小節而謀遠大是謂有德

信足以一異

天之於人無言而四時行寒暑不差毫釐

故君子法於天不可無信設彼法度終始如一

義足以得衆

不私於財不厚於己然後能伏其衆也

才足以鑒古

才非文才也謂公才也能思前王之行有

美德者行之其不善者省而非之此為鑒

古

明足以照下

夫君子處人之上如鏡在臺無物不照能

參人是非故為明君也

此人之俊也

行此五事得名之俊才也

行足以為儀表

所行之事動合規儀衆取則於我而為儀

表

智足以決嫌疑

避嫌遠疑是為有智

信可以守約

受君之命雖萬里越境而守信不可移也

廉足以分財

不厚己而薄人

此人之豪也

能行斯四者得名之豪士

守職而不廢

不曠其位而行今謂之不廢

處義而不回

事君盡忠見危致命而匡救不移謂之不

回

見利不苟得臨難不苟免此人之傑也

非道之利豈可苟得乎合義之難豈可苟

免乎是謂人傑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君若耽玩於一事則使民廢其業競以所

好來求寵也多欲即牽累其心是以不執

不欲自然無其累也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抑者過也過其是非之心損者減也減其

造惡之事可以除己之過

貶酒節色所以無汚

酒色於人損而無益使人神不清智不明

神濁即減算智暗即聽政不審也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處於嫌疑寧無禍患

博學切問所以廣智

前王之教傳於典籍博而覽之以成學業

切問者有不明之義切而問之以廣其智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高行者處下而不深居衆而不羣謂之高

行微言者習先王典誥垂教之言以化人

謂之微言專而行之謂之修身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恭恭於物人能敬之儉約謙和可保終吉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計不深而必敗慮不遠而必憂故君子深

遠計慮而能不處於窮極之地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墜

親於仁人結彼直友即能不忘其身於禍

害

近怨篤行所以接人

怨人之短藏己之長不做於物而行恭敬

即無人不接矣

任能使才所以濟務

良匠無棄材良將無棄士度彼才能而用

之故名濟其務

絕惡斥讒所以止亂

閉說之門塞姦邪之路行於正道固無

禍亂也

推本念古所以不惑

君子必思其本末不躁而求進於古先無

不立功業而成大名所以不惑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軍機尚怯故兵書曰其要在豫謀是以有

備無患不豫揆度何以應卒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君子之性如水能就其方圓不可因而執

之必能變通故可解其結

括囊順令所以無咎

不累非道之財而能濟衆者故無災害

擬擬擬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不墮不慢初終如一所以長守其貴也

德宗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籌謀

小人以力爭君子以謀勝是以良將不戰

而勝故力事不如謀成

安莫安於忍欲

忍其所欲則心神不撓心神不撓則四體

安寧

先莫先於修德

修德為百行之先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樂莫樂於好善

崇奉正教敬仰神祇謂之善

神莫神於至誠

至誠感神從精誠發于心必能動天地感

鬼神矣

潔莫潔於慎濁

戒慎無染可致高潔

吉莫吉於知足

任直體道不非理以求富貴故常保吉慶

苦莫苦於多願

多願而少得必苦於心也

悲莫悲於精散

形者神之屋宅也精散則形枯形枯則神

無所居為陰鬼所侵雖金玉滿堂而不可

贖其身妻子至親而不可延其命故悲

病莫病於無常

君子之性必有常度苟或不常是為病也

短莫短於苟得

不以其道苟而得之是為不久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貪求向己鄙悞於人此是小人之行故云

幽

孤莫孤於自是

人君常執自是以責人非衆聽不與共聽

衆明不與共視豈不孤矣

危莫危於任疑

既懷其疑即不可任若任所疑必致死禍

敗莫敗於多私

向公無憂多私必敗

尊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淺

明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矜可謂淺矣

有過不知者蔽

君子日新其德慮恐有過不自改乎

迷而不反者惑

日月時有虧盈人豈無過不患有過而患

不改是不惑矣

以言取怨者禍

不慮其達以言傷人既取其怨久而成患

故曰口是禍之門

令與心乖者廢

令不可以心乖即民不敬

後令謀前者毀

法令謀行即毀謗起

怒而不威者犯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無威德小人是以此犯

之也

好衆辱人者殃

折辱於人為衆所恥積怨蓄憤久而成殃

也

戮辱所任者危

曾受無辜之辱不可任之得權得使必危也

慢其所敬者凶

合歸敬者而反慢之必招禍矣

貌合心離者孤

貌與心乖者事多不同道既寡其朋必孤獨也

獨也

親佞遠忠者亡

不納忠良之言而聽讒邪之說良臣去國

奸佞在朝此為滅亡之本也

近色遠賢者昏

好色而不親善事此為昏亂之君也

私人以官者浮

才器無堪而強處於祿位如漚之在水浮

而不久也

女謁公行者亂

內戚外連公行私事此乃禍亂之本

羣下外思者淪

第 八

十

忠歸於外即多離心後寡德孤淪亡之兆

上下相違者敬

君臣貴和忠在不睦上違下拒可敬可離

上下相忠者無功

上下相承功齊天地是非各異何功而成

上下相易者傾

以勢奪權以財易位君臣俱傾危也

受弱取勝者侵

倚尊凌卑強取勝功是謂侵欺故非有德

名不勝實者耗

張彼虛譽而無實功其名日消其道日耗

畧已責人者不治

顧己之長責人之短自恃其能必不治也

自厚薄人者棄

自厚薄人人不同心故多棄叛

以小過棄大功者損

以小過掩大功則使健進日減其志故可損也

損也

行賞法色者沮

既疑勿使既用勿疑

第 八

二

故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窮門盡理量罪行誅使不受於無辜以道

教化謂之得衆人皆聚而歸化也不量輕

重不窮詞理而行誅滅令人恐懼不復聊

生謂之暴虐故散亡也

小功不賞大功不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怨不捨大怨必生

大人君子法象天地無不包容不求小過

于人故天下無怨也

賞人恨之罰人不甘心者叛

功大而賞輕則恨起過小而罰重則人必

不甘

賞加無功者怨

無功者賞有功者怨

罰及無罪者酷

無罪者罰善人被其酷暴

聽讒如美膳聞諫如仇者亡

樂讒言如飲美膳聞忠諫似見仇讎去道

日遠不亡何待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能有其有者滿而不溢故安無道之君貪人之有非殘害者不可得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

捨小過而怨是稀也

患在不預定謀

不預定謀臨難何悔

福在積善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禍在積惡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

守天之道分地之利何有饑寒之憂也

安在得人

苟得其人人必匡以政故仁者安仁

危在失士

士有宣力匡君竭誠為主反遭毀棄則賢

者退國必危亡也

官在迎來貧在後時

智者預謀愚者後動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君子居止不撓進退之儀是為有德心若

躁靜不常喜怒不卸人皆莫測故多疑生

也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慢上招禍侮下情踈君臣既踈故無親也

近臣不重遠者輕之

欲仰其君先觀其臣良臣在朝德先歸於

君國無良臣若車無輶也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人君多自疑不信忠直之言若自誠信則

人化之情各盡誠何勞疑矣

枉士無直友

枉者曲也夫好曲者必惡直故云無直友

也

曲上無直下

未有形正而影曲者蓋上不正即使下多

委曲也

危國無賢臣

夫國之起禍如身之有疾善攝養者不使

因弊善理國者不致顛危用忠信之言其

禍可救從無益之計其國必危國既危夫

賢人何救故云無賢臣也

亂政無善人

上以風化下故小人隨之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

昔周公欲成大國之美而求天下之賢吐

甫進賓握髮待士居上位而不驕輔成大

業垂芳萬古謂之聖人

樂得賢者養人厚

取魚必香餌廉賢必厚祿以香餌求魚魚

可竭以厚祿養士士畢至故得天下賢人

聚而歸之

賢士微不歸亡國之證

君昏則賢士去國迎而不返者是亡國之

徵也

國之將亡賢士先出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

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鳥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皆喻君德不廣賢人無所容也

山峭者崩

言山無基脚峭故而獨高必崩喻君無輔佐而必致危亡

澤滿者溢

澤不及江海之廣而易為滿溢喻量秩之

君如澤之溢滿也

素玉如石者盲

玉石不分賢愚不辨如其盲瞽也

羊質虎皮者辱

不量才而用人德不稱其位喻虎皮致于

羊身豈不辱其威儀哉

衣不舉領者削

舉衣不從領必倒用人不量才必亂

走不視地者顛

喻君子之德在乎寬審不詳不審必致顛

墜也

拉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按守必資於梁柱明君須藉其良臣輔佐

非其人如屋之無梁柱也必致傾壞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國以人為本明君能理民怨常察民心以

違所欲太公曰國將亡而民先困也

山欲崩者先虧基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

朽人因國殘

山以基為本樹以根為本言亡其本皆無

以立也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前車已覆後車宜改轍亡國之令亦宜改

之反與同行自貽傾滅也

見已往慎將來惡其跡者豫避

察彼興亡之道可見吉凶之源惡跡之人

宜改而避之終無累也

畏危者安懼亡者存

君子居安思危所以長久不思不慮恣情

所欲自取傾亡也

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

周公文王以德伏諸侯而天下歸之有兵

不戰而取勝有城不備而無敵子孫相承

八百餘年謂之吉君桀紂之君縱彼兇暴

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積財如丘以募勇士

能拔山扛鼎者能陸地行舟者能舒鈞斷

索者勇力之人可及數千立見亡敗身首

異處子孫滅亡無道雖繼於一時醜名自

彰於百代豈不哀哉

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君行仁德眾所歸之而成福君行暴虐眾

所攻之而致禍

非曰神聖自然所種

黃石公謙言云非吾能致人之吉凶乃隨

人之所為而致其禍福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

君子不務善策如木不從繩不有遠慮其

何免于憂乎

夫勇者可令進關不可令持堅

堅者堅守

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重仁德深重是也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

既能貪財必能亡命

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

孤守清潔難與衆合

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

執情守信必無變通也

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

黃石公素書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

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棄津楫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為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